

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与马车

田立坤

关键词：辽西地区 马衔 马镡 马车 先秦时期

KEYWORDS: Western Liaoning Mouthpieces Bits (Horse Fittings) Horse-drawn Vehicles
Pre-Qin Period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Liaoning area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 jointing of the mouthpieces and cheekpieces of the horse bits had three methods: cheekpieces getting through the mouthpiece, mouthpiece getting through the cheekpieces and the mouthpiece and cheekpieces made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the function of controlling the mouthpiece from getting out of the horse mouth, the cheekpieces also played the role of joining the horse bit with the bridle. The horse and horse-drawn vehicle fittings buried as grave goods are usually in fixed assemblages: every two mouthpieces are accompanied by four cheekpieces, and four mouthpieces are accompanied by eight cheekpieces. In the valleys of the Daling and Xiaoling Rivers to the east of Nulu'erhu Shan Mountains, the assemblage is usually two mouthpieces are accompanied by four cheekpieces and two axle caps.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yngzi Culture, hors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Liaoning area and were mainly used to draw vehicles.

辽西地区是指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医巫间山以西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包括今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朝阳、锦州、葫芦岛、阜新五市。这一地区发现先秦时期马具与车器的地点有：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1]、小黑石沟^[2]、汐子北山嘴、天巨泉^[3]、林西县井沟子^[4]；辽宁朝阳县魏营子^[5]、十二台营子^[6]、袁台子^[7]、文杖子^[8]，喀左县南洞沟^[9]，建平县大拉罕沟、炮手营子^[10]，凌源县三官甸子^[11]、五道河子^[12]，锦西县乌金塘^[13]，建昌县东大杖子^[14]（附表）。其中朝阳魏营子、喀左南洞沟、凌源五道河子、建昌东大杖子马具和銜铃、车軛等车器共出，其他地点都是仅出土马具而不见车器。1963年发掘的宁城南山根M102除出土马具外，还

出土1块刻划有两辆方輿双轮独辮马车的刻纹骨板，说明当时辽西地区使用马车。

不少学者对辽西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马具进行过研究，如翟德芳对辽西地区出土马衔、马镡的相互关系和年代做过讨论^[15]，邵会秋对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北方地区的金属马衔及衔镡的连结方式做过研究^[16]，乌恩岳斯图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马具也做过讨论^[17]，井中伟对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的有钉齿青铜马衔镡做过专题研究^[18]。

较早关注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车的是林沅先生，他在1990年根据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指出：“把刻纹骨板、岩画和金文资料结合在一起，可以肯定在整个西周时代，北方草原上的各族曾广泛使用马

作者：田立坤，沈阳市，110011，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

车”^[19]。

辽西是长城地带发现先秦时期马具最多的地区，本文拟通过对辽西地区出土马具、车器的考察，试对当时的马车也进行讨论。

一、相关遗物辨正

有些马具及车器的形制比较特殊，加之发掘者对马具、车器不熟悉，所以在最初报道时，多有不知其功能和用途而据“形”命名或定名错误。为研究方便，下面先讨论相关器物的用途与定名。

1. 锦西乌金塘东周墓出土的“长条形饰”^[20]，长9厘米，有三孔，两端孔与中部孔间夹角为90度。该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三孔马镗。

2. 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出土的“马镗1对”，“由上往下渐细，每件三个环。上环在器身顶端，两个顶角近似直角，下两个角形成一个半圆形。下环呈半月形，在边侧，中环长方形与下环在相反方向”^[21]。该器长33.8厘米，是2件一节直杆式马衔。

3. 凌源五道河子M1出土的“轭（M1：15）”，“扁平，双钩。通长15厘米”^[22]。此器应属挂缰钩一类的系挂器。

4. 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出土的2件“摆形器”，“编号铜器11。形式相同，青铜铸制，上端为圆环形，环背上附有一扁方体冠状疣，圆环下接扁方体轴杆，轴杆中部外弧，当中有扁圆形穿孔，两件标本下端均残损，不知是否与上端相对称，其一残长20.4、其二残长19.4厘米”^[23]。宁城辽中京博物馆所藏出土于宁城小城子那苏台的“双环首镗”^[24]，与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出土的摆形器形制相同。将该器定名为“镗”准确无误，但称“另一端环首残”是“双环首镗”则不对，原因是不知这类镗的用法。这类“摆形器”马镗，使用时马衔穿在一端的“圆形环”中，竖置，有穿孔的“扁方体轴杆”朝向上方，孔内穿革带与笼头连接即

可，所以不需要再有一环。

5. 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的5件“釜”，“器中间为一扁圆环，上有小铃，铃柄上穿有一方孔；环下有一短柄，柄呈楔形，下端横穿一方孔。M101：77通高16厘米。M101：78通高约16.2厘米”^[25]。该器是在一个条状镗上加一个釜铃，即“置鸾于镗”的鸾镗^[26]。

6. 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的8件“摆形器”，“形如钟摆，中间为一中空的圆环，环中间的圆孔有的两边孔径相等，有的一边稍大一边略小。两端轴上各有一横穿的长方形孔。M101：61两轴等长，通长9厘米。M101：62一轴较长，一轴较短，通长12厘米。以上器物中有一件的中间圆孔内还附有木质残痕”^[27]。这8件所谓的“摆形器”与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出土的“摆形器”功能相同，也是马镗，只不过形制略有差异，使用时横置，即有穿孔的两轴与马的鼻带平行，两竖孔穿革带与笼头连接。

7. 宁城小黑石沟M8501出土的“E型马衔”，“M8501：172，中间为两个弧三角形环套接，两端各衔一虎形饰，虎均呈蹲踞状，体饰重圈纹。马衔全长8.7、环径1.3~1.7厘米，虎纹饰分别长3.3、宽1.4厘米，长2.1、宽1.2厘米。M8501：173，中间为两个圆环套接，一端端头为圆柱状，另一端为圆环状并衔一蜷曲的虎形饰，体饰重圈纹，背部为桥纽。马衔全长8.5、环径1.2~1.5厘米，虎纹饰分别长4、宽3厘米，纽长0.6、宽2.1厘米”^[28]。小黑石沟出土的其他马衔展开后，两端穿镗孔的间距为11~16厘米，马口的宽度大概不出此范围。上述2件器物长度明显窄于马口的宽度，故不可能是马衔。

8. 宁城小黑石沟墓地出土的“车害”，“85NDXA I M2：26，器表饰有五角形纹，内外皆以线纹填充。直径1.5~4.6、高1.5厘米”。车害并不是简单的装饰构件，而是有固定车轮位置防止脱轴的实用功能。这件器物体

量小,器壁薄,且与车𡈼形制不符,可以肯定绝非车𡈼。“车𡈼92NDXAⅡM5:8”、“车𡈼92NDXAⅡM11:29”^[29]的形制、尺寸与上述所谓的“车𡈼”相同,故亦非车𡈼。

9.宁城小黑石沟92NDXAⅡM11出土的“A型车马具”,“92NDXAⅡM11:30,截面为圆形的横杆,两端均有圆扣状卡头,另一端端头为三角形环,横杆上存有与之垂直的二环式活套。长22厘米”^[30]。也有将该器称作“直杆式马具”^[31],但都没有谈及其功能与用法。其实这是一套形制比较特殊的马衔镡,其衔与镡的连结相对固定,与常见的两节直杆四环式镡穿衔型的连结方式不同。这类结构的衔镡,马衔是一节直杆式,马镡与普通的条状镡基本相同,两端各有一孔,中间一孔较大,与两端孔的夹角成90度。直杆式马衔穿在中间较大的孔中,马镡只可在直杆上横向有限移动,不能脱离马衔,故与普通的条状镡形制有别^[32]。

10.宁城小黑石沟M9601出土的2副“齿形长杆车具”,“M9601:26,圆柱状横梁,两端端头为圆扣形帽,一端利用端头圆帽卡住活套,另一端距端头圆扣形帽1.9厘米处为一个卡住活套的帽。套于横梁上的活套为长方形四齿状,中间存有圆形穿孔正好卡于横杆之上。通长25、截面径11厘米,齿状活套长7.1、宽3、高2.4、穿孔径2厘米。M9601:27,圆柱状横杆,两端端头为卡住长方形四齿状活套的圆扣形帽。通长17.2、截面径1.2厘米,齿状活套长6.8、宽3.2、高2.4、穿孔径1.9厘米”^[33]。这两件器物与“A型车马具”(92NDXAⅡM11:30)一样,也是一节直杆式衔穿镡型衔镡,两端有圆帽的“圆柱状横梁”为衔,套在上面的长方形“齿状活套”为镡。井中伟将其定为马衔镡^[34]。

11.宁城小黑石沟M9601出土的2件“璧形穿带饰”,“M9601:64,中间为璧形,上下两端均存有横向穿纽。直径6.6、厚0.5、圆形穿孔直径1.7厘米,穿纽长1.3、宽1.2、高

1.1~1.3厘米”^[35]。这两件器物与南山根M101出土的“摆形器”马镡相同,也应该是1副马镡,用法也相同,马衔穿在中心圆孔内,横置,利用两侧竖孔穿革带与笼头连接。

12.1992年征集于宁城小黑石沟的1件“青铜铃形车具”,“92ZJ:3,截面为圆形的长杆,中部可见两个圆口状卡头,一端呈圆帽状,另一端为马镡形环,横杆缸套接两个装饰有铃首的短柄,短柄上端有圆形穿孔,中间为套接于横杆上的圆形穿孔,铃首上端存有方形小穿孔。长29.2、短柄长14.4厘米,铃首径4.4~5.2厘米”^[36]。该器与“A型车马具”(92NDXAⅡM11:30)一样,也是一节直杆式衔穿镡型衔镡,不同的是镡上有一銮铃,即“置鸾于镡”的鸾镡^[37]。

13.宁城小城子那苏台出土的“环钮镡”,1件“圆柱状体,两端为一横一竖的弧三角形环,偏向一端存有圆形环钮。通长22、一端环径2.2~2.5、环钮径1.5厘米”;另1件“椭圆柱状体,一端为圆形环,另一端为方形环,中部为半圆形穿环。通长30.9、圆环径3.1~3.7、方环径1.9~3.5厘米”^[38]。这两件器物与凌源三官甸子出土的所谓“马镡”形制相同,显然也不是马镡,而是一节直杆式马衔。

14.宁城小黑石沟1985年出土的“双环镡”,“扁条形弓体,两端为对称的圆环,环上附梯形环钮。通长19.9、杆宽1.6、厚0.6、环径2.9厘米”^[39]。该器为一节式马衔。

马具、车器均较复杂,器类繁多。上面仅对功能性较强、比较多见且容易识别,命名有误的部分马衔、马镡、车𡈼的名称进行了纠正。有些现在还不知其功能和名称的器物,有可能也是马具或车器。

二、衔、镡形制及用法

马衔和马镡是马具系统中最早出现的驭马用具,具有实用功能,发现数量多,向来为马具研究者所重视,尤其是马衔,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马衔和马镡均是主要的驭马工

具，二者密不可分且要与笼头、缰绳组合在一起使用。因此，需要究明衔与镡及衔镡与笼头、缰绳的连接方式才能揭示二者形制不同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一）衔与镡的连接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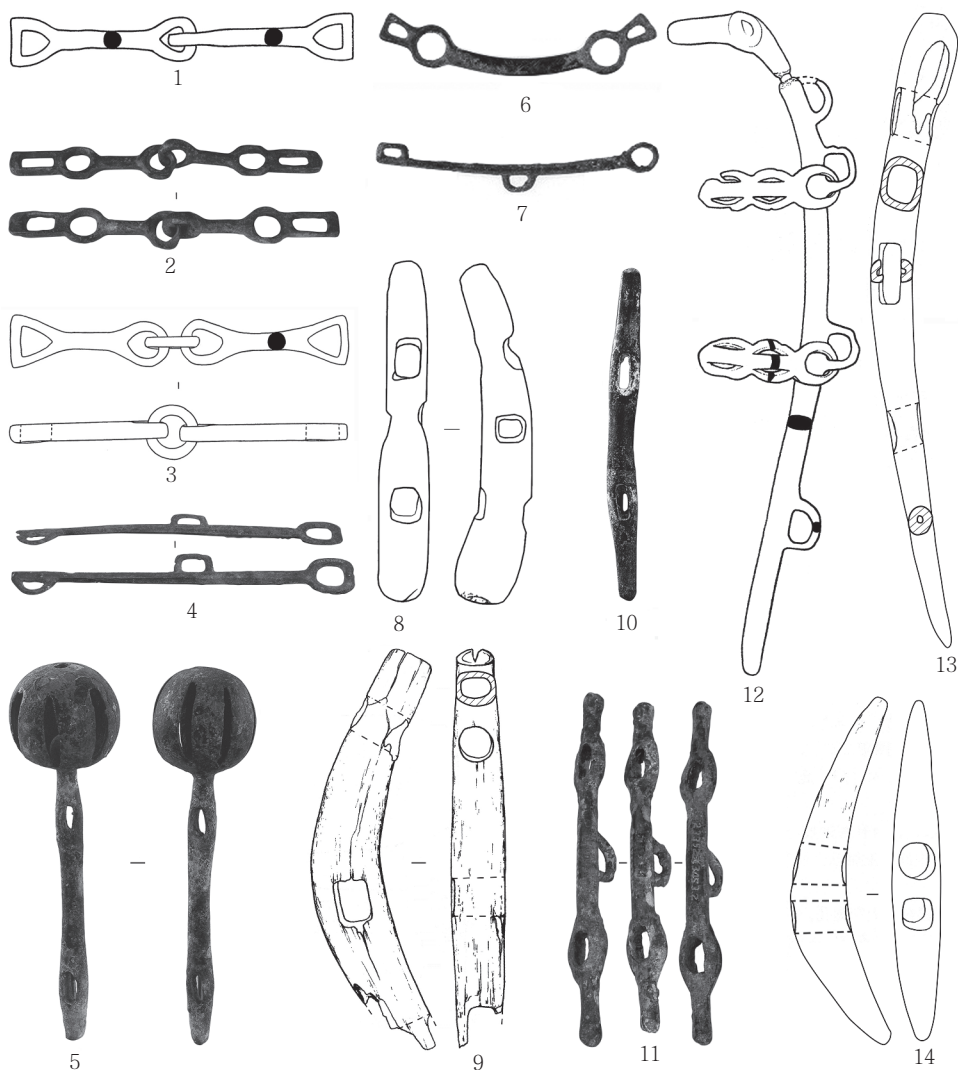
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辽西地区先秦时期衔与镡的连接方式可分三型。

A型：镡穿衔。即将马镡置于马衔的端孔

中，这也是同时期各地区最常见的衔镡连接方式。此型衔依形制差异可分为五个亚型。

Aa型：两端各有一环的两节直杆套连在一起，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出土马衔（92NDXA II M11：26）^[40]（图一，1）。这是最常见的两节四环式马衔。

Ab型：两节套连方式与Aa型相同，所不同的是每节穿镡的环外还有一长方形环。典



图一 A型衔、镡

1.Aa型衔（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26） 2.Ab型衔（朝阳黑牛营子乡文杖子村上台子出土） 3.Ac型衔（宁城小黑石沟85ZJ：4） 4、7.Ae型衔（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出土、宁城小城市那苏台出土） 5. Ac型镡（宁城小黑石沟征集） 6.Ad型衔（宁城小黑石沟出土） 8、9、11、13.Ab型镡（建平大拉罕沟M851：10、林西井沟子M21：8、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出土、林西井沟子M3：58） 10、14.Aa型镡（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25、林西井沟子M3：51） 12.Ad型镡（宁城小黑石沟M8061出土）

型标本为朝阳黑牛营子乡文杖子村上台子出土的1对^[41]（图一，2）。

Ac型：两节四环与Aa型相同，所不同的是两节不是直接连接，而是中间用一大小相近的圆环将二者套连起来。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85ZJ：4^[42]（图一，3）。

Ad型：一节，两端有圆环，圆环外还有梯形环，与Ab型近同。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出土的双环衔^[43]（图一，6）。此型马衔目前仅见此一例。

Ae型：一节直杆式，两端、中部各有一环。典型标本有宁城小城子那苏台出土的所谓“环钮镗”^[44]（图一，7）、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出土的所谓“马镗”^[45]（图一，4）。

A型镗依形制差异可分为四个亚型。

Aa型：条状，两孔。典型标本有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25铜镗^[46]（图一，10）、宁城小城子那苏台出土铜镗^[47]、林西井沟子M3：51骨镗^[48]（图一，14）。

Ab型：条状，三孔。中间一孔与两侧孔的夹角为90度。典型标本有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出土铜镗^[49]（图一，11）、建平大拉罕沟M851：10骨镗^[50]（图一，8）、林西井沟子M21：8骨镗（图一，9），林西井沟子M3：58骨镗的顶部穿孔与其功能无关，所以也应该属于此型^[51]（图一，13）。

Ac型：镗身与Aa型相同，区别在于一端为銚铃。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征集的2件^[52]（图一，5）。

Ad型：鹿首，器身有四个环。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M8061出土的2件鹿首镗^[53]（图一，12）。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物为马衔。根据发表线图所标比例可知，器背上相邻环孔间距最大仅5~6厘米，且其中两个内环还有联珠饰件，如果是马衔，其环和联珠饰件势必必要含于马口之中，显然不合适。杨建华将其定为马镗，并认为是公元前10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的蛇首勺形马镗向东传播演变的一种地方

形制^[54]。

镗穿衔结构的A型衔镗组合，在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中是Aa型衔与Aa型镗一组，其他的组合还不清楚。但Ac型鸾镗与Aa型镗的区别仅是多一銚铃，所以Ac型鸾镗也应该可与Aa型衔组合。沈阳郑家洼子M6512有属于辽西地区的Aa型两节四环式衔、Ac型直杆式衔与属于Ab型条状镗成一组例子^[55]。因此，除形制比较特殊的Ad型鹿首镗外，其他型式的衔和镗都可能相互组合。

B型：衔穿镗。即镗的中部有孔，衔穿在其中，镗不能脱离衔。依形制差异可分四个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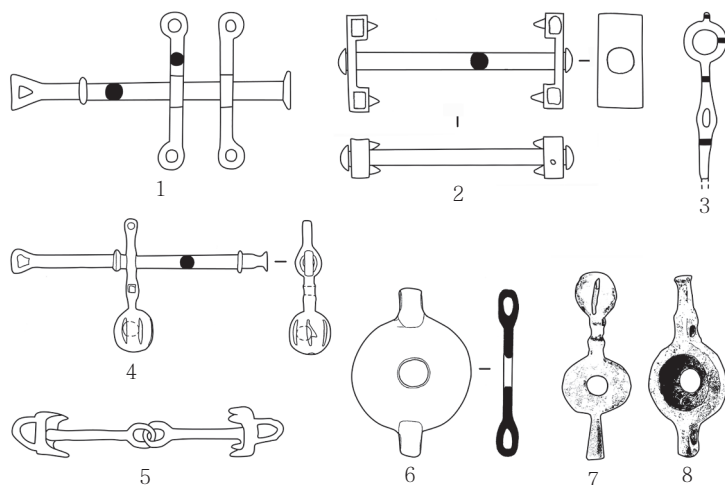
Ba型：一节直杆式衔，一端有圆帽，另一端有三角形环，靠近有环一侧有一圈凸棱。镗亦为直杆式，中部有一圆孔，两端各有一圆环。直杆式衔穿在两镗的中部圆孔内。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92DNXA II M11：30^[56]（图二，1）。

Bb型：衔与Ba型相似，区别仅为镗的一端有銚铃。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92ZJ：3^[57]（图二，4）。

Bc型：一节直杆式衔，两端均有圆帽，靠近一端圆帽的里侧有一圈凸棱。镗平面呈长方形，中间有一圆孔，两侧短边向内折凸起成“凹”形，凸起部位各有一个与中心圆孔垂直的扁方形竖孔，凸起的四角各有一尖齿。直杆式衔穿在两镗的中心圆孔内。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M9601：26^[58]（图二，2）。

Bd型：两节衔，每节均一端有圆帽，另一端有圆环，两环套连。镗平面呈十字形，中间有一圆孔，外侧凸起一环钮，内侧四角亦各有一尖齿。两节衔分别穿在两镗的中间圆孔内。典型标本有宁城小黑石沟85ZJ：2^[59]、宁城南山根M101：80^[60]（图二，5）。

宁城小黑石沟M9601：64（图二，6）、南山根M101：77（图二，7）、南山根M101：62（图二，8）、汐子北山嘴M7501：11（图二，3）均重新定名为马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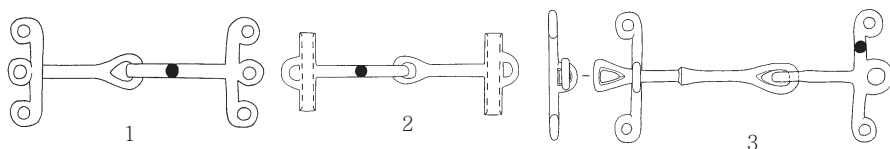


图二 B型衔、镡

1.Ba型（宁城小黑石沟92DNXA II M11：30） 2.Bc型（宁城小黑石沟M9601：26） 3、6~8.B型（宁城沙子北山嘴M7501：11、宁城小黑石沟M9601：64、宁城南山根M101：77、宁城南山根M101：62） 4.Bb型（宁城小黑石沟92ZJ：3） 5.Bd型（宁城南山根M101：80）

根据其形制可知应属于B型。但B型马镡不能脱离马衔，这几件马镡却没有马衔共出。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的2件马镡中，有1件圆孔内存有木质残痕。据此我们认为，与这几种马镡对应的马衔应是木质。可以佐证的例子是秦始皇帝陵一号铜马车的“两骏马口中除衔外还各装有一根铜橛”，发掘者根据“秦兵马俑一号坑T2第二过洞出土战车的右骏马勒上，除有铜衔外，还有一件木质棒状物。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的马车上也曾出土棒形的橛”。认为“以铜马车骏马口中之橛的粗细和形状，并结合出土实物分析，其原本材质应是木质”^[61]。衔、橛都是置于马口中的驭马部件^[62]，秦始皇帝陵铜马车的橛、衔有别，而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橛、衔可能不分，一节直杆式马衔都可视为橛，橛直接与镡连接，且有木质者。

C型：衔、镡一体。即衔与镡连铸成“T”字形，



图三 C型衔、镡

1.Ca型（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27） 2.Cb型（宁城小黑石沟85ZJ：5） 3.Cc型（宁城小黑石沟85ZJ：1）

件套连而成，两横端即为镡。依形制差异可分为三个亚型。

Ca型：横端的镡中部和两端分别有一圆环，成“山”字形。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27^[63]（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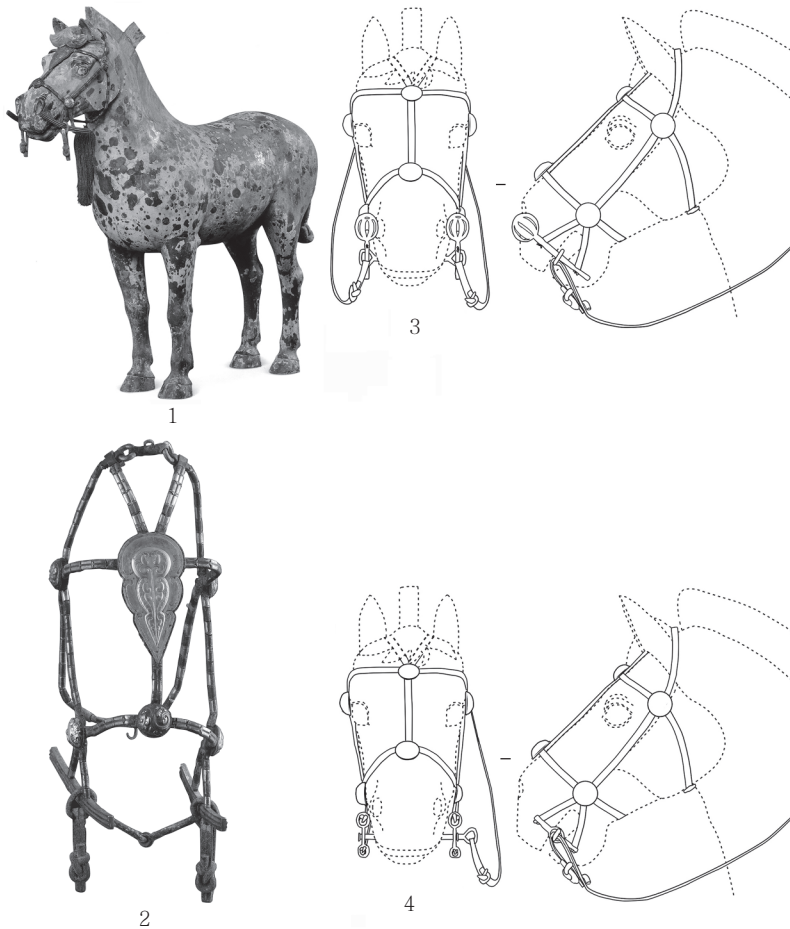
Cb型：横端的镡为管状中空，中间有一半圆环。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85ZJ：5^[64]（图三，2）。

Cc型：一节与Ca型完全相同；一节一端有环，另一端与Ba型直杆式衔有三角形环的一端相同，镡的两端分别有一圆环，中部有一个与

两端圆环垂直的半圆环，直杆式衔穿在半圆环内，镡可在衔的三角形环和凸棱之间移动，但是不能脱离马衔。典型标本为宁城小黑石沟85ZJ：1^[65]（图三，3）。这种马衔镡兼具Ba型、Ca型的特征，属于特例。

（二）衔镡与笼头、缰绳的连结方式

在马具的驭马工具中，除衔、镡之外，还有笼头和缰绳，只有将四者有机连结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驭马的作用，其中衔镡与笼头如何连接是关键。先秦时期的笼头、缰绳都应为有机质的革或丝麻制作，很难保存下来，以往的考古发现虽有一些相关线索，但都是仅知大概，缺少具体细节。秦始皇帝陵铜马车的发现，提供了衔镡与笼头连结的实物资料^[66]。秦始皇帝陵一号铜马车的马口中都含有铜衔，衔两端的环中各穿一条状银



图四 衔镡用法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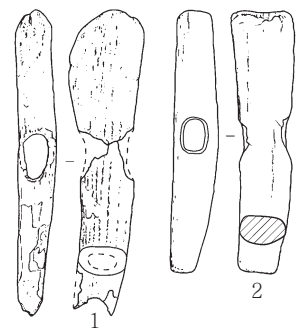
1. 秦始皇帝陵一号铜车马带勒右服马 2. 秦始皇帝陵一号铜车马左骏马勒 3. 镡穿衔型镡用法示意 4. 衔穿镡型用法示意

镡，镡上有两孔，孔中穿带，系挂在笼头的鼻带与颊带的连接点上（图四，1、2）。秦始皇帝陵铜马车实例说明，镡的功能不仅仅是防止衔在马口中左右串动，更重要的是将衔与笼头连接为一体，以保证衔不能脱出马口。

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A型衔、镡，多是两节四环式衔、条状镡，形制与秦始皇帝陵铜马车的衔、镡相同，因此使用方法也应该相同（图四，3）。

Ba型圆柱状镡两端的圆环、Bb型弯镡柄上的穿孔、Bc型长方镡两边的竖孔、Bd型十字形镡的环钮，Ca型、Cc型镡横端两侧的圆环、Cb型管状镡的横端，都与Aa型条状镡上

的衔、镡用法相同，三孔之Ab型条状镡中间孔为穿革带将镡绑在衔孔内。两者的区别在于Aa型镡可以在衔孔中有限串动，而Ab型镡则固定在衔孔中不能串动。A型条状镡最初都是一孔，如陕西、甘肃发现的角镡，只在中部有一个穿孔^[67]（图五），时代为晚商或到商周之际。该类角镡中部孔与Ab型三



图五 甘肃庄浪徐家碾墓地出土单角镡

1. M83:14 2. M78:28

穿孔的功能相同，即用来穿革带以连接笼头。可见，B型、C型衔镡与笼头的连接和A型衔、镡一样，也是通过马镡实现的（图四，4）。

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11马镡的柄上只有一个穿孔，前面已经讨论其用法是竖置，有孔的一端向上，内穿革带以连接笼头。这种用法并不适用于Aa型条状镡。因为Aa型条状镡如不横置，着力时有顺入马口之虞，既起不到防止马衔串动的作用，又会伤及马口。

上面讨论的辽西地区先秦时期A型马镡都有两或三个穿孔，两孔之Aa型条状镡与秦始皇帝陵一号铜马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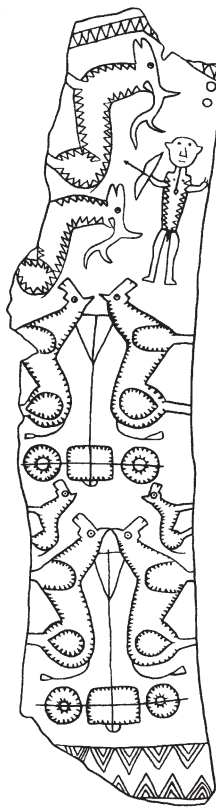
孔条状镮中间孔的功用相同，即用来穿革带将角镮绑在铜衔孔内，或是将皮革之类的马衔直接穿入孔内再缠绕绑缚。这种单孔角镮的结构简单，功能有限，显然不能充分起到连接笼头的作用，甚至在着力时也有顺入马口之虞，所以逐渐演变成更合理的两孔或三孔结构^[68]。

秦始皇帝陵铜马的缰绳都系在穿镮的衔环上，镮并不直接受力。缰绳、衔、镮、笼头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牵引缰绳，衔动镮随，或行止或左右，将驭者的指令传递给马。辽西地区先秦马具中A型、Ba型、Bb型衔镮的用法与此相同。Bc型、Bd型衔镮的使用方式则不同，镮上有钉齿的Bc型直杆式衔、Bd型两节式衔的两端均为圆帽，没有系缰绳用的穿孔，所以不论是连接笼头，还是系挂缰绳，都只能是通过镮上扁方形竖孔和外凸的环钮来实现，即镮为直接受力。

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细节，秦始皇帝陵出土铜马头上的“勒”是一个整体，衔镮为其中一部分，在马进食时必须摘下衔镮，否则马无法进食，如此马就会脱缰，失去控制，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秦始皇帝陵铜马头上仅戴“勒”是一种简约的做法，实际还应有一套没有衔镮的笼头——“鞮”。配有衔镮的“勒”只在马驾车或被骑乘时才使用，不配衔镮的“鞮”则为常备之马具，须臾不能脱离马头，以防止其逃逸。

三、马车推考

1963年出土于宁城南山根M102的刻纹骨板上除有持弓箭的猎手、猎狗和鹿的图像外，还有两辆方舆、双轮、独辘的马车，辕端置衡，驾两马（图六）。这一发现说明辽西地区当时是使用马车的，而且马车的形制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马车以及北方蒙古草原岩画中的马车大体相同。因为再没有更多的发现，所以目前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车的了解还仅限于此刻纹骨板的资料。但是



图六 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

通过对马具的研究可知，目前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墓葬中，如有马衔出土，均为2件或4件，没有单出1件的；有马镮出土多是4件或4件以上；出土车轳都是1对，而且均为驭马所必备的实用马具、车器。如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马衔1组2件，一为镮穿衔的A型，一为衔镮一体的C型。宁城小黑石沟M9601出土衔穿镮的B型衔镮2套。宁城天巨泉M7301出土镮穿衔的A型衔1组2件^[69]。喀左南洞

沟石椁墓出土车轳1对、镮穿衔的A型衔1组2件、当卢1组2件^[70]。凌源五道河子M1出土车轳1对、镮穿衔的A型衔1组2件^[71]。朝阳文杖子村出土镮穿衔的A型衔1组2件^[72]。建昌东大杖子M5、M11、M16、M20各出土车轳1对、镮穿衔的A型衔1组2件，M28、M32、M37各出土车轳1对^[73]。

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出土“B型马镮”2件（M11：25）、“Aa马衔”1件（M11：26）、“D型马衔”1件（M11：27），还有“A型车马具”2件（M11：30）^[74]。前面已经讨论，“B型马镮”（M11：25）与“Aa型马衔”（M11：26）为一套镮穿衔的A型组合，“D型马衔”（M11：27）为衔镮一体的C型衔镮，所谓的“A型车马具”是衔穿镮的B型衔镮。这样该墓实际出土4套铜衔镮：即镮穿衔的A型1套（“B型马镮”

与“Aa马衔”）、衔镳一体的C型1套（“D型马衔”）、衔穿镳的B型2套（“A型车马具”）。除此以外，该墓还出土骨角质马镳5件，另外2件角器（M11：1、20）、1件钻孔骨器（M11：24）也应是马镳^[75]，合计8件4副，应与皮革衔配套使用。

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马衔穿镳的B型衔镳1套（M101：80），另出土5件“釜”，8件“摆形器”。5件“釜”和8件“摆形器”均属衔穿镳的B型马镳，应与木质衔配套使用。因此，8件“摆形器”镳可视为是4套B型衔穿镳组合，5件鸾镳与另一套B型衔镳（M101：80）可视为是4套衔穿镳组合^[76]。由此看来，南山根M101的马具配置应该按8套衔镳对待。

凌源三官甸子墓地出土4件镳穿衔的A型衔，其中两节直杆四环式和一节直杆式各1组2件。因系当地群众所挖，所出墓葬和遗物组合不清。但是报告称据当事群众所述，墓的大小、随葬品多寡悬殊较大。2座大型石筑墓随葬品较多，其他小型土圜墓随葬品极少或没有。双蛇衔蛙当卢、蛙形节约和虎啮兔、虎形节约分别出于两座大墓中，而且在出土蛇衔蛙当卢的大墓外侧还有一殉马坑。据此推测，2组4件马衔应出土于两座大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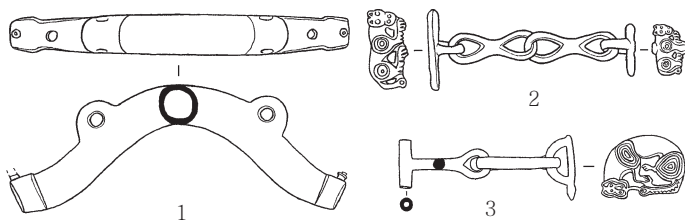
这种凡有马衔随葬都是每墓出土2件以上的有规律现象，在北方长城地带先秦时期非游牧人墓地中也可以经常看到，如北京玉皇庙墓地有9座墓出土马衔，每墓出土1组2件^[77]；西梁堽YXM1、YXM25出土马衔也是每墓1组2件^[78]。其他地区马衔出土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邵会秋的统一^[79]。

我们知道，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马车均为独辔双轮结构，双轮需两害，独辔则不能驾一马，至少需驾两马；每马口一衔，一衔配两镳。宁城南山根刻纹骨板

上的马车，亦是独辔双轮结构，驾两匹马，与中原地区相同。所以正常情况下墓中随葬马具与车器的组合、数量应是马与车的数量与配置，2件马衔同出是表示驾两匹马的车，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出土车害、马衔、当卢均为2件，凌源五道河子M1出土的车害、马衔也均为2件，正是一车驾两匹马的车器、马具组合的例证。由此类推，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出土4套铜衔镳、4副骨角镳，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8套马衔镳的配置，都表示两辆驾四匹马或四辆驾两匹马之车。可见衔镳的数量组合是了解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车的一个重要线索。

需特别说明的是宁城小黑石沟M8501，该墓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铜轭^[80]（图七，1），“这种轭在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形制与商周时期习见的人字形轭有所不同，此件形体较大且厚重，与后世流行的牛轭类似。推测当时驾车之牲除了马还有牛”^[81]。该墓没有出土马衔镳，报告发表的2件（图七，2、3）并不是马衔。如果诚如乌恩岳斯图先生的研究当时有牛驾车的话，这2件所谓的“马衔”很可能与驾驭牛有关。根据汉代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可知，当时的牛不戴笼头，而是通过鼻上穿孔系带即可起到控制并驱使的作用。M8501：173可能即为固定在牛鼻子上以连接革带的部件。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车可能有如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南山根M101驾四匹马的，但是比较少见，大多为一车驾两匹马，故应是独辔，与南山根



图七 宁城小黑石沟M8501出土遗物
1.牛轭（M8501：64） 2、3.牛鼻穿孔系带部件（M8501：172、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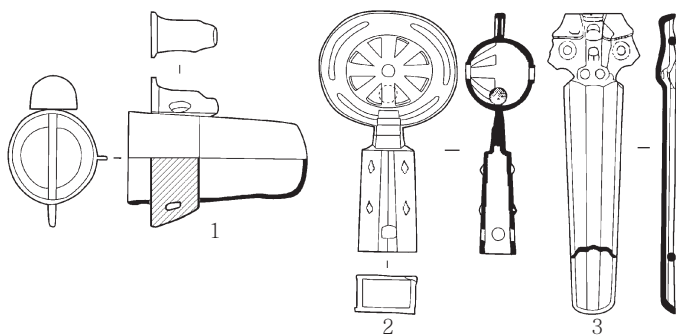
M102出土刻纹骨板上刻画的马车相同。可能还有驾两头牛的牛车。

四、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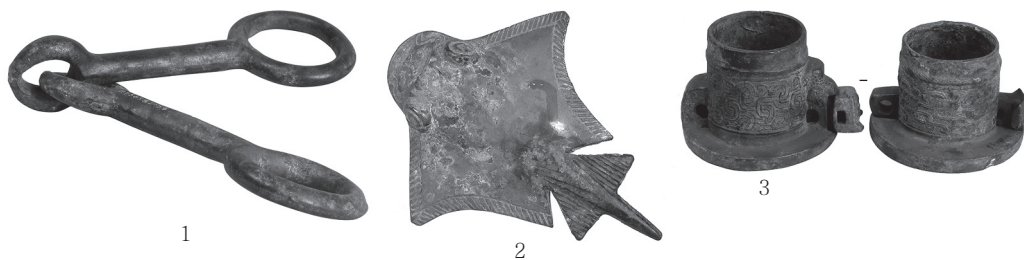
辽西地区目前已经确认的商末到战国燕置郡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以努鲁儿虎山为界，东侧的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先后有魏营子文化、凌河文化、五道河子遗存；西侧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先后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铁匠沟遗存、水泉文化^[82]、井沟子文化^[83]，以及时代可晚到燕置郡之后的建昌东大杖子墓地。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马具与车器、马车分属于不同时期、不同谱系的多个考古学文化。

上述各考古学文化中，只有水泉文化没有发现马具或车器。魏营子文化、凌河文化、五道河子遗存、建昌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车害都属于中原系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宁城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

上刻画的马车为方舆、双轮、独辮、驾两马，结构与中原地区马车基本相同。因此推测上述各文化的马车与中原马车属同一系统，但在马具或车器的细部特征上并不完全相同。努鲁儿虎山东侧地区的马车有车害、銜铃，銜鑣都是鑣穿銜型，如魏营子文化的朝阳魏营子M7101出土有銜铃、当卢、车害^[84]（图八）；凌河文化的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出有A型銜、当卢、车害（图九），凌源五道河子M1出有A型銜、车害（图一〇），建昌东大杖子墓地M16出有A型銜、车害（图一一）。努鲁儿虎山西侧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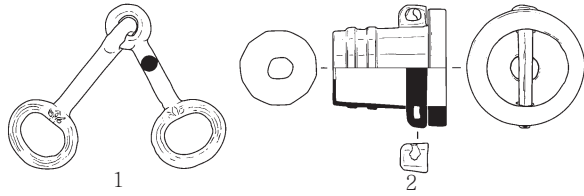
图八 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车马器
1. 车害 (M7101-1) 2. 銜铃 (M7101-2) 3. 当卢 (7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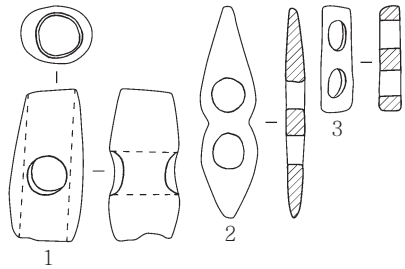
图九 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出土车马器
1. 銜 2. 鳐鱼形当卢 3. 车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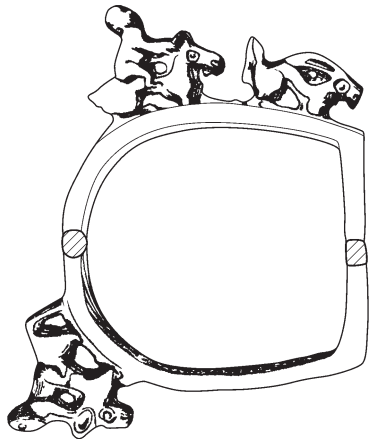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凌源五道河子M1出土车马器
1. 銜 (M1:10) 2. 车害 (M1:1)



图一— 建昌东大杖子墓地M16出土车马器
1. 衔 (M16:16-1) 2. 车轳 (M16:34-1)



图一四 林西井沟子墓地出土骨车马器
1. 节约 (M58:16) 2. 别子 (M3:59)
3. 扣 (M3:10)



图一二 宁城南山根M3出土双人骑马铜环



图一三 山西吉县上东村出土铜蛇首勺形马镡
朝阳魏营子西周墓的年代,最初参照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推定为西周早期^[85]。据后来的研究,“白浮M2、M3的年代应改定在西周中期或更晚”^[86]。这样魏营子西周墓的年代也不会

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车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墓地虽然出土有其他地区最常见的镡穿衔的A型衔镡,但是最常见、数量也最多的还是具有地方特点的衔穿镡的B型以及衔镡一体的C型衔镡,弯镡更为夏家店上层文化马具所独有。

朝阳魏营子西周墓的年代,最初参照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推定为西周早期^[85]。据后来的研究,“白浮M2、M3的年代应改定在西周中期或更晚”^[86]。这样魏营子西周墓的年代也不会

早于西周中期,中原马车应不晚于这一时期传入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遗址发现的马具数量最多,结构复杂,而且具有自身特点,年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马车亦应具有自身特点,但与中原马车的关系还缺少可资对比的资料。

在马的使用方式上,奴鲁儿虎山东、西两侧也有很大的差异。西侧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时就已经将马用于骑乘了。宁城南山根M3出土的1件铜环上铸有两人骑马猎兔的形象^[87](图一二);宁城小黑石沟M8061没有出土马衔,仅出土1副2件鹿首马镡,这种马镡是主要流行于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的蛇首勺形马镡向东传播形成的一种地方样式,而蛇首勺形马镡“是用于骑乘的驭马用具”^[88]。山西吉县上东村一座墓出土的蛇首勺形马镡为1副2件^[89](图一三),和宁城小黑石沟M8061一样,都是一匹马的配置,而与其他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至少2件马衔或4件马镡有别,可以视为是“用于骑乘”的一个佐证。

继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的井沟子文化,“在殉葬的饲养动物中,以马为主”,但是出土马具极少,只有骨镡和节约,有的“骨别子”也应该是马具,起带扣的作用(图一四),不见车器。根据井沟子文化的时空位置、文化特征以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确认是属于东胡的遗存^[90]。因此,

井沟子文化的家马应是用于骑乘而不是驾车，与其游牧生活方式相符合。

奴鲁尔虎山东侧发现的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没有发现将马用于骑乘的现象。虽然凌源五道河子遗存以桦树皮作为葬具，以大量的马牙作为随葬品和流行马形饰牌，最有可能是曾一度南下，而后又被远驱漠北的氏族——东胡的遗存^[91]，但是根据墓地M1随葬的车轳、马衔看，该遗存的居民也使用马车。

总之，家马不晚于西周中期即被引进到辽西地区，虽然有用于骑乘者，但是主要还是用于驾车。春秋晚期，以游牧为生业的井沟子文化居民——东胡族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他们才是辽西地区最早的骑马民族。而奴鲁儿虎山东部大、小凌河流域最早的骑马民族则是东汉初年入塞的东胡后裔——乌桓。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号：16JJD780006）资助成果。

注 释

- [1] a.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
-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 [3] 宁城县文化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东北考古专业：《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见《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 [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第5期。
- [6]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第137页图二五八-10，文物出版社，2010年。
- [8] 朝阳市文化局编：《朝阳馆藏文物精华》第040页-2，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 [9]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 [10] 李殿福：《建平孤山子、榆树林子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 [11]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第2期。
-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 [13]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 [14] 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1期。
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2期。
- [15] 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镗略论》，《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1984年。
- [16] 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见《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7]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8] 井中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钉齿马具》，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9] 林云：《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的一些看法》，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 [20] 同[13]。
- [21] 同[11]。
- [22] 同[12]。
- [23] 同[3]。
- [24] 中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第299页，2006

- 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 [25] 同[1]a。
- [26] 田立坤:《鸾镗考》,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1),辽海出版社,2011年。
- [27] 同[1]a。
- [28]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278页。
- [29]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00、344、353页。
- [30]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49页。
- [31]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第292页。
- [32] 同[26]。
- [33]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74页。
- [34] 同[18]。
- [35]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76页。
- [36]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402页。
- [37] 同[26]。
- [38]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第300、301页。
- [39]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第301页。
- [40]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52页图二八五-11。
- [41] 《朝阳馆藏文物精华》第040页。
- [42]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98页图三二一-1。
- [43] 同[39]。
- [44] 同[38]。
- [45] 同[11]。
- [46]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52页图二八五-7。
- [47] 同[38]。
- [48] 《林西井沟子》第19页图七-15。
- [49] 同[6]。
- [50] 同[10]。
- [51] 《林西井沟子》第19页图七-11。
- [52]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第302页。
- [53]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263页图二〇九-2。
- [54] 杨建华:《从晋陕高原“勺形器”的用途看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在御马器方面的联系》,《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
- [55] 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 [56]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52页图二八五-4。
- [57]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403页图三二五-1。
- [58]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75页图三〇四-1。
- [59]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99页图三二二-1。
- [60] 同[1]a。
- [6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第23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 [62] 《史记·司马相如传》:“犹时有衔、轂之变”。索引:“张揖曰:轂,骝马口中衔也。周迁《舆服志》云:钩逆上者为轂,轂在衔中。《盐铁论》云:无衔轂而御悍马是也”。
- [63]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52页图二八五-3。
- [64]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99页图三二二-3。
- [65]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98页图三二一-4。
- [66]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第235页图269、270,文物出版社,2012年。
-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第11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68] 朱延平:《略论中国境内马镗的起源》,见《青果集——庆祝林沅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第324、325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69] 同[3]。
- [70] 同[9]。
- [71] 同[10]。
- [72] 《朝阳馆藏文物精华》第040页。
- [73] 同[14]a。
- [74] 报告所称“A型车马具1副”,对照彩版一八-1,该墓出土形制相同的“A型车马具”为2件。
- [75]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355页图二八七-1,第352页图二八五-9、2。

- [76] 马镫必须2件配合使用方能发挥作用,所以5件鸾镫不符合规制,在此按常规视为6件。
- [7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
- [7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堽》(一)第517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79] 同[16]。
- [80]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420页图三三三-8。
- [81] 同[17]。
- [82]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83] 同[4]。
- [84] 同[5]。
- [85] 同[5]。
- [86]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8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 [88] 同[54]。
- [89] 吉县文物工作站:《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9期。
- [90] 同[4]。
- [91] 同[82]。

附表 辽西地区出土先秦时期马具、车器统计表

数量 类别 地点	衔镫					当卢	车害	銮铃	轭	资料出处
	A型		B型		C型					
	衔	镫	衔	镫						
朝阳魏营子M7101						2	1	2		注[5]
朝阳魏营子M7606						2				注[5]
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M1		6								注[6]
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M2		5								注[6]
朝阳袁台子M122		5								注[7]
朝阳文杖子	2									注[8]
喀左南洞沟	2	1				2	2			注[9]
建平大拉罕沟M851		3								注[10]
建平炮手营子M881						2		2		注[10]
凌源三官甸子	4					2				注[11]
凌源五道河子	2						2			注[12]
锦西乌金塘		8						4		注[13]
建昌东大杖子M5	2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11	2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16	2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20	2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28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32							2			注[14]
建昌东大杖子M37							2			注[14]
宁城南山根M101			1	13						注[1]
宁城南山根M102	1				1					注[1]
宁城小黑石沟M8061		2								注[2]
宁城小黑石沟M8501								2		注[2]
宁城小黑石沟92NDXA II M11	1	2	2		1					注[2]
宁城小黑石沟M9601			2	2		2				注[2]
宁城汐子北山嘴M7501				2						注[3]
宁城天巨泉M7301	2									注[3]
林西井沟子M1		2								注[4]
林西井沟子M3		3								注[4]
林西井沟子M21		1								注[4]
林西井沟子M32		1								注[4]
林西井沟子M58		4								注[4]
宁城小黑石沟75年征集			1		2					注[2]
宁城小黑石沟85年征集	2		3		2					注[2]
宁城小黑石沟92年收缴		2	1		1					注[2]
宁城那苏台征集	2	1		1						注[24]

(责任编辑 苗霞)

本期要览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4号洞2013年发掘简报 南山遗址4号洞2013年的发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5座、灰坑8座、活动面4处、火塘12处和大量的文化遗物、动植物标本。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两期。此次发掘,第一次明晰了南山遗址4号洞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早晚关系,为完善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宫城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叠压在第六号宫殿建筑基址之上,是在第六号宫殿建筑基址废弃后修建的一座与其风格迥异的夯土建筑。第五号宫殿由正殿,东、西配殿,东、西庑,南庑、门塾及中部庭院构成,呈现出类似“四合院”式布局。其年代为二里冈下层文化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文化偏晚阶段。

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 土山屯墓地中的M6、M8,为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砖木混合椁室墓,葬具为重棺重椁,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骨角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断两座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葬的发掘,为汉代鲁东南沿海地区墓葬制度、汉代地域文化及物质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巴蜀符号述论 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的梳理,巴蜀符号有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状地带以及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时代为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巴蜀符号有几种特定的复合性组合,其方向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并存,对它的讨论应当与器用联系起来。

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与马车 马衔和马镡是最早出现的驭马用具。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中的衔、镡连接方式有镡穿衔、衔穿镡、衔镡一体等三种。马镡除有控制马衔不能脱出马口的功能外,还起到将马衔与笼头连接起来的作用。辽西地区先秦墓葬随葬的马具、车器的数量及组合均比较固定。魏营子文化时期,马已被引进到辽西地区,主要用于驾车。